

60年,是一个轮回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端。经典儿童剧目《马兰花》也将在新的轮回里,带给孩子们美好的传承与崭新的希望——



本报记者 赵亮

那是1956年一个盛夏的夜晚,开幕铃声刚刚响过。突然,观众席传来热烈的掌声,我们好奇地从大幕缝隙里向外张望,原来是敬爱的周总理来看戏了!他和普通观众一样坐在孩子们中间,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如今80多岁的老艺术家连德枝回忆起当年参加儿童戏剧《马兰花》首演时候的场景,仍旧难掩激动。记者透过老人那苍老却不失神彩的眼神,仿佛目睹了60年前的演出盛况。

也是这样一个夏天,导演钟浩正紧张地带领团队排演第六版《马兰花》,赶在今年“六一”作为中国儿童艺建院60年大戏进行公演。对于导演这部60年的经典戏剧,钟浩这位国内知名的儿童剧导演觉得既荣幸又忐忑。“或许你不完全知道这个故事,但相信少有人没听过马兰花,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其实不论在什么时代,勤劳这个内核是永恒不变的,这也是这部跨越了甲子时光的经典,始终能盛开在人们心中的原因。”

香饵胡同里的诞生记

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艺术家连德枝历经了《马兰花》的四度创作,也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观众的喜爱。“从艺40多年来,我曾创作了近50个儿童形象,而在《马兰花》中塑造的这个小猴形象是艺术生命最长的。”连德枝老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自己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培训班”,当时在班上学习的大多是有些名望和艺术造诣的演员,如田华、于蓝、王一元、蓝天野等,而任课教师是从苏联请来的专家库·库里涅夫。1955年的“六一”儿童节,库里涅夫把培

训班所在地的北京香饵胡同里的孩子们请进了教室,布置给班上学员一个“突击作业”——为孩子们表演一出儿童剧。而班上由任德耀改编自民间故事的舞台戏《马兰花》还只有一个大纲,然而,这场“恶作剧”式的突击表演不仅让这部经典的儿童剧意外地诞生了,更让学员们学会了如何脱离僵化的表达,学会了自然而真实地去表演。

“那个时候中国导演是自己缺东西,没法完整地给;苏联导演不缺东西,但他不单纯给,而是自发,激发演员的创造力。让我一个大姑娘来演猴子,这确实难为我了,我几次去动物园观察也未得要领。苏联专家告诉我,演动物也要和演人一样要有思想,要找它动作的逻辑。表演中,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采访时,连德枝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觉得历历在目。1956年的“六一”儿童节,《马兰花》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第一个剧目正式公演,同年便在一届全国话剧汇演中获奖,而连德枝将一个原本是群众角色的小猴塑造得立体丰满,获得了表演三等奖。

“你的手指头还疼吗?”在戏里小猴子这个角色有了一个挠了手指的动作,周总理在观看演出后风趣地问连德枝。“那时候周总理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看戏,还经常和演员们交流意见。”连德枝回忆道。戏中大兰和老猫原本是一起摔死的,总理对扮演大兰的演员说:“你是从犯,不要死嘛!这可以挽救,改造过来。老猫是首犯,大兰是从犯。让大兰和老猫一起死掉,不就没有区别对待了吗?”讲到这里,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那晚离开剧场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嘱咐连德枝和参演的演员们:“童话剧很有意思,你们要多为孩子们演出。”如今,《马兰花》陪伴了三代观众成长,历经了五个版本,国内外2000多场演出以及几代艺术家的创作与表演,这不只记录了一个

剧院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国儿童戏剧的发展。而这枝传递着富有生命力的花朵,依然年轻、美丽,弥足珍贵。

“我们向传统学习其实是更进一步”

“我第一次看《马兰花》的时候是1978年。此前经历了文革,有十多年这部戏是停演的,许多宝贵的演出记录都已遗失、损坏。”按照导演钟浩的回忆,自己真正参与这部戏的创作,已经是第四版了。“与上世纪50年代强调民族风格不同,1990年的版本是较之以往变化最大的一个,话剧慢慢开始转向音乐剧的风格。那个时候的文艺思潮非常活跃,戏剧创作在强调假定性的原则上要去制造生活幻觉。”作为副导演能和导师陈颀先生一起导这部戏,让钟浩感觉获益匪浅。

在新的戏剧观念指导下,第四版的《马兰花》突破原有的艺术积淀,做了很大的超越和创新。“但陈颀导演常和我们说,这次改编我们向传统学习其实是更进一步了,戏剧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如果50年代是向中国传统



美学学习的话,90年代则是向传统美学的原则学习。比如,更强调写意、简洁、景随情移、行云流水的中国传统美学风格。”钟浩说。

经历了第四版复排的还有连德枝,不过这是她最后一次参演的版本。

“为了符合90年代小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欣赏心理,这个版本的创作加强了戏剧动作的视觉形象,强调节奏欢快明亮,这就要求演员运用舞蹈和诗化的形体语言,强化人物的心理空间。比如老猫这个反面角色就是用四只猫来表达这个戏剧形象的复杂性。但大量的形体动作需要相当的体力和技巧,年轻演员都感到吃力,何况我已年过半百,然而演员的天职就在于探索 and 创造。”

不知是否因多年的舞台表演而积劳成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今连德枝老人的双腿已无法直立,但回忆起自己曾经塑造的角色她依然神采奕奕。“1994年我们曾到澳门演出,那里的小观众非常热情,演出结束后好多人都惊讶地发现,原来台上又蹦又跳的小猴子竟然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连德枝老人笑着对记者说。

演员为创造形象付出的劳动和心血,一旦被观众认可和理解所体验到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而演员创造性的劳动又会给观众以角色外的心灵震撼。

上世纪90年代,连德枝曾收到这样一封信,一位当年看过《马兰花》的观众带着自己的小女儿来看戏,她在信中说:“看了马兰花使我看到,我们艺术园地里还有一片净土。有你们这些老师、艺术家引导孩子,他们是幸福的。他们不仅向你们学习表演,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人……从舞台上一个活跃的小猴子身上,我看到了您的人品、精神和奋斗成果。您严肃认真的态度,又使我们深深反省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态度。”

虽然历经时代变迁,在几代艺术家的浇灌下,马兰花花开不败,给人们心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

孩子看的是趣味,大人看的是意味

“如今的儿童舞台丰富多样,大家的想法也很多,但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其精神内

核,这也是为什么经典得以传承的原因。”钟浩在思考《马兰花》的艺术创作时反复强调这个观点。

在钟浩看来,我们面对经典的态度,不应该是保守与照搬,而是应该有着现代意义的诠释。《马兰花》之所以能成为常演不衰的经典,它本身就是在不断修改和完善的——回到2016版《马兰花》的重排工作中,沿袭前人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创作理念,钟浩为这部作品确立了“勤劳”主题。他说,无论之前这部作品做出如何的修改和调整,但是“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这句口诀,以及马兰花是勤劳之花这一核心设定,是永恒不变的。比如,对于马兰花的理解,对主人公小兰和马郎来说它是宝贝,而这个宝贝实际上是他们对生活的共同认识,即要靠劳动创造幸福;而对老猫和大兰来说,马兰花是变出好东西的工具,这是很物质层面的东西。而这种鲜明的对比,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关照。

很多时候,儿童剧被看成是只给儿童欣赏的舞台艺术,但实际上,好的儿童剧要不仅能让孩子喜欢,还要让大人喜欢。

钟浩向记者举了童话大师安徒生的例子,“为什么安徒生在全世界这样受尊重呢?因为真正好的儿童作品一定是大人喜欢的,大人可以从这里看到作者深藏的意义。我们的文化里充满了太多的教育,而在剧场里不需要教育。安徒生曾说:‘每当我写童话的时候,我都想这是爸爸妈妈念给他听的。’也就是说好的作品一定是经过大人的审美过滤的。”

“不仅仅是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戏剧,当下那些有影响力的动画电影在创作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儿童艺术作品绝不是简单地哄小孩子玩玩,讲讲故事,或许孩子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但慢慢地他就会明白。所以,趣味是留给孩子的,而意味是留给大人的。”钟浩如是说。

60年,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是一个轮回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端。经典儿童剧目《马兰花》和中国儿童剧也在新的轮回里带给孩子们美好的传承与崭新的希望。

(标题制作 赵春青)



动画产量“减半”是好事

赵昂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长田进介绍,中国动画年产量已经持续稳定在13万分钟,转型升级已经收到了阶段性成果。

和2011年相比,2015年我国动画年产量“减半”,总产量从26万分钟下降到13万分钟。26万分钟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天看12小时,看一整年才能看完,这个产量是日本同期的3倍。

动漫产业一度火到什么程度?全国建了动漫产业园的城市有好几十个,有很多三四线城市也上马做动漫。当然,这种一无资金二无人才三无好故事脚本的动漫产品,质量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国产动漫人物层出不穷,但在观众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没有几个。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好意,为动漫产业提供相应补贴,但是这样的补贴有时却助长了动漫企业的惰性,因为,补贴往往是按在不同平台上的播出分钟发放的。只要确保产量,找个播出平台“放一次”,不愁没有补贴。

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我国动漫产业已经从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转变为质量效益提高为主,这样的变化是符合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的。产量“减半”,质量上升,当然是件好事。

根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动漫电影产业报告》,2015年,国产动画的票房达到了20.54亿元,虽然未能超过进口动画票房,但两者差距仅有3亿元,双方从产值上而言,已有旗鼓相当之势。但是,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是43部影片的总和,而进口动画不过才14部。

动画的故事往往是基于虚拟的架空世界,在其中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如果仅用一部影片,就让观众一下子接受“虚拟世界”并不现实。所以,在动画电影热映之前,都有着相应的观众认知积累,比如受到喜爱的同系列漫画和动漫剧集。

去年进口动画影片票房第一的《哆啦A梦:伴我同行》,之前同系列的漫画和电视动画片传播甚广,哆啦A梦和野比大雄的名号观众们都耳熟能详,另一部热映影片《小黄人大眼萌》,小黄人已经在之前《神偷奶爸》两部曲中大放异彩。而位列国产动画电影第一的《大圣归来》,也是取材于人们都熟悉的《西游记》,另一部热映的《熊出没之雪岭熊风》,熊大和熊二的形象,早已通过播出多年的动画剧集被观众熟知。

换言之,成功的动画电影,靠的不是单纯产量堆积,而是受众积累。通过小说、漫画、动画剧集等各种类型的作品,试探受众市场水温,塑造观众喜爱的动画形象,打造适应观众口味的故事蓝本,之后推出的动画电影,赢得口碑和票房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丝路英雄·云镧》打造民族电影精品

本报讯 5月24日,3D史诗电影《丝路英雄·云镧》在北京举行联合出品签约仪式。《丝路英雄·云镧》以丝绸之路为历史背景,是一部响应“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民族电影精品力作。该片改编自宗璞的文学作品《英雄天下》第一卷《云镧》。影片以都市白领巴特尔厌倦了都市生活,在敦煌莫高窟意外找到一卷敦煌遗书,从而发现了古老弓箭和唐代丝绸之路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为线索,揭开了唐朝开元年间一位公主远嫁草原的传奇。该部史诗电影由中国青年艺术国际交流中心、承德非凡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维码利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民族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作家宗潭担任总编剧,著名导演杨小朴担任总导演。(梓涵)

中国文联“文艺扶贫”走进河北贫困村

本报讯 (记者黄康)5月23日,第三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当天,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两间房乡苇塘村热闹非凡,村里的文化广场、山坡上都挤满了赶来凑热闹的当地群众。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志愿者歌曲《到人民中去》MV发布会暨文艺扶贫慰问演出”在这里举行。

活动现场,参与MV拍摄的张也、王宏伟、霍勇、乌兰图雅等艺术家演唱了多首脍炙人口,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文艺歌曲。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出场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他和搭档带来的相声表演《乐在其中》让在场的观众不时捧腹大笑。《到人民中去》歌曲主要

“中国手工艺”创意设计比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赵亮)在我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由“中国手工艺网”、新戏集团主办,国家大剧院协办的全国性赛事“中国手工艺”创意设计比赛于5月24日在京启动。比赛作品征集将于7月24日结束,参赛作品可在“中国手工艺网”比赛专题页面上进行报名。

据大赛主办方介绍,本次创意设计比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手工艺创业者”的人才培养与产品转化,大赛倡导“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主要征集与现代生活、当代审美紧密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类作品。此外,本次比赛评选将由网络初选、现

大剧院举办“歌剧入门课”献礼儿童节

本报讯 一位老指挥带着孩子,启动了机器娃娃奥林匹亚的开关,“复活”的奥林匹亚唱起了《玩偶之歌》……5月27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发布会在国家大剧院歌剧展厅举行,作为献给孩子们儿童节的音乐大礼,这台特别策划的音乐会将在5月31日晚、6月1日下午奉献两场精彩演出,以充满幻想的演出形式,为孩子们推开歌剧世界的大门。

据悉,这场演出将以更加“儿童化”的方式,为小观众们呈现一场既有生动剧情又不

创作者之一的王宏伟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艺术源于人民,服务人民,只有把舞台搭在老百姓中间,把艺术扎根在人民中去,才有生命力。

据悉,此次扶贫慰问演出是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配合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部署,开展的“文艺扶贫”主题活动之一。今天的活动是“到人民中去”文艺志愿者服务队走进河北滦平文艺扶贫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此后,中国文联还将组织一批知名艺术家分别对这一地区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领域的文艺骨干进行培训,并深入到自然村落进行采风创作和调研辅导。

场评选及专家评审三个阶段组成。

与会专家代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说:“很多最高创作水平的艺术品就出自手艺人手上,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正是这种技艺传承的精神带动了整个民族从历史走到今天,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产品背后的手工艺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但在历史进程中推动工艺发展的却是那些背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放眼现实,非遗保护的深层含义就是要要把它们的本真性保存延续下来,并有效融入到现代的生活中去。”

失高雅品味的“歌剧入门课”。音乐会选取了《卡门》《贾尼·斯基基》《图兰朵》《冰山上的来客》等中外知名歌剧中的经典唱段,包括“新岗士兵”、“我亲爱的爸爸”、“今夜无人入睡”、“怀念战友”等,以别具匠心的舞台呈现,带观众踏上一场缤纷奇妙的“歌剧之旅”,一览诸多世界经典歌剧片段,并了解这些歌剧背后的故事,让孩子们在短短的70分钟时间里产生对歌剧的浓厚兴趣。(卿仁)

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正式公布

入选总计899部 香港地区首次申报

本报讯 (记者赵亮)5月24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正式公布。据悉,入选的899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汉文古籍754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31部和其他文字古籍14部。其中,香港地区为首次申报。

据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介绍,国务院于3月27日正式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批准颁布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899部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4家。此次评审工作历时近两年,入选的

古籍均是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其中收录了13457片甲骨文,简帛文献13种,28种南北朝到五代时期敦煌遗书,60种宋元善本和拓本,652种明清善本拓本及舆图。

据了解,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名录申报范围较之以往有所扩大,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申报了8部珍贵的宋元名拓,这是香港地区首次申报,之前曾收入澳门地区申报的古籍。其次,汉文古籍中不乏珍品,如《赵城金藏》残失的“黍”字号一卷,清雍正四年内府铜活字印本光緒間描潤本《钦定古

今图书集成》、南三阁《四库全书》26部等。此外,随着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不断推进,珍贵的民族文献典籍数量日益增多,本批西藏自治区有1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申报了400余部古籍,包括公共图书馆和寺庙,成为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一大亮点。

据悉,6月至8月,国家图书馆将举办“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主要展示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收录的珍贵古籍,宣传普及古籍知识,增强公众古籍保护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